

凝香成憶

一道天险阻碍圣驾回朝之路，
王师与逆贼两个同样优秀的战将隔水对峙。
一身银甲隔绝的究竟是归降的决心，还是身世的秘密？
一段埋藏了十七年的恩怨情仇，
终将再现苍灵渡……

首届网络华语新锐小说大赛
第一赛季 冠军作品
2014不可错过的一曲激昂战歌

天下尘埃 著

苍灵渡

下

无论命运如何安排
爱和善良却始终在渡口徘徊……

CANG
LING DU

苍灵渡

苍灵渡

天下尘埃 著

下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苍灵渡:全2册 / 天下尘埃著. -- 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641-9
I. ①苍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8223号

书 名	苍灵渡
作 者	天下尘埃
出版统筹	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	倾 墨
责任编辑	姚 丽
文字编辑	倾 墨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	330千字
印 张	31
版 次	2014年9月第1版,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641-9
定 价	55.00元 (全二册)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叠泉关亲见双方暧昧
归真寺耳听精准算盘

第二十九章

广阔的平原在两座耸立的高山前戛然而止，山前一条小道夹壁而过，站在远处就可以看见两旁山上的流水、飞瀑，溅起的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一道美丽的彩虹，给葱郁的山林平添了许多仙缈之气。

山谷里，一座青石砌成的堡垒拦腰切断小道，高不过三层，厚实而肃穆地立着，仿佛一座执刀的门神。

这就是进入百洲城的最后一道关卡——叠泉关。

过了此关，再走十里便是百洲城。

清尘的马慢悠悠地走着，刺竹默默地看着清尘，心里狐疑，这一关，他打算如何过？

终于在距离关口三丈的样子，清尘勒住了马，仰头望着关口之上。

山谷里空气潮湿，除了瀑布的水流声，四下静悄悄的，在这氤氲的安静之中，刺竹心里开始打鼓。

忽然，铁链声响动，关门竟然打开了，一个身着暗红色战袍的青年男子只身走了出来，步履飞快，带着欣喜，兴奋地喊道：“清尘——”

刺竹细细地打量他一番，男子约莫二十岁的年纪，个子高高的，体形有些像肃淳，但比肃淳瘦一点，显得干练。此刻他正满心欢喜地笑着，眼睛眨也不眨地

看着清尘，刺竹轻易地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。像痴迷，更像爱慕。

再看清尘，依旧面无表情，微微地眯着眼看了那人许久，才瓮声瓮气地问：“你爹不是有令吗？你是打算放我过去，还是不放？”

这个人是秦阶的儿子？刺竹吃了一惊，暗忖：秦阶四个儿子，他是哪个？

“放！”那人一把扯住了清尘的缰绳，笑着说：“在我这里，你想如何就如何！”

“你看都这时候了，不如在这儿吃了饭，睡一晚上再走。我都等了你大半天了……”男子拉着马，自顾自地朝关里走。

清尘回头看了刺竹一眼，什么都没有说。

刺竹踌躇着，想提醒清尘小心，不要被这人笑嘻嘻地哄进了陷阱，可话都到了嘴边却忍住了。他要干什么，清尘一眼就能看穿，可是清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他永远都猜不透。刺竹寻思着，清尘如此鬼精，不可能如此愚钝，这里面定然有什么蹊跷，说不定清尘是想将计就计呢。这么一想，刺竹也就心安了，索性跟在后面晃悠悠地进了关卡。

一进屋，刺竹吃了一惊，满满的一桌菜，显然是早就预备好了的，分明不是两三个人吃的量。这礼节，似乎有些过了。再定睛一看，多数的菜都是蛋，有蒸蛋、煎蛋、炒蛋、卤蛋、荷包蛋，敢情是全蛋宴啊。

“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做的，都是你爱吃的。”男子笑嘻嘻地伸手就给清尘夹菜。

清尘皱了皱眉头，刺竹以为他会拒绝，没想到他飞快地塞进嘴里，仿佛没有咀嚼似的，就吞进了肚子。

刺竹愕然。昨日在他跟前清尘吃饭还细嚼慢咽跟个女孩似的，这会儿，全然都没了顾忌。他心里不禁狐疑起来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跟清尘又是什么关系？清尘又是如何看待这个人的？

“你知道他是谁了？”清尘瞥了刺竹一眼，对男子说：“那几处的飞鸽传书，都到你手上了？”

男子微笑着点点头。

清尘嘴里含着蒸蛋，鼓着嘴巴问：“你不会是想杀了他吧？”

鸿门宴！刺竹心里咯噔一下，被吓得不轻，要从这里脱身，估计没辙。

“我不杀他，”男子悠悠一笑，“也不绑他。”

“这么给我面子？”清尘笑着扒拉一大口饭，“你总是有办法让我开心。”

“我爹阻止他去见淮王是不对的，日后淮王知道了，说不定还会不高兴。不如让他去，不就可以知道淮王的真实想法了？”男子瞥了刺竹一眼，毫不避讳地说：“淮王如果要修好，那就只能俯首为臣，要是拒绝，淮王称帝也就指日可待了。”

“我劝过爹的，他不听。”男子看着清尘，低声说：“你不想淮王称帝的，是吗？”

清尘正夹菜往嘴里放，看刺竹一眼，说：“吃饭啊。”

“我知道你强闯常州城，估计饿了。多吃点。”男子无视刺竹，一个劲跟清尘说话，“你怕淮王登上帝位，我爹会清理沐家军？不会的，到时候你跟我走。”他看清尘的眼神出奇地温柔。

“你不吃是吧？”清尘有些不悦地说，“就你话多！”

“我好不容易逮着你说次话，你都来去匆匆的，今天要不是我准备好了，你又会推脱时间尚早，就要起程……”男子略微嗔怪道，“你呀，就是这么来无影、去无踪的，啥时候有时间，陪我去归真寺看看师父？”

清尘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，“知道了。不说了，吃饭。”

男子笑嘻嘻地端起了碗，眼睛却看着清尘，提着筷子半天不动。

刺竹纳闷地看着他们两个，一头雾水。归真寺三个字，如雷贯耳。这俩人似乎是师兄弟，师父是归真寺的僧人，是谁呢？这个男子似乎知道清尘许多秘密，他是秦阶的儿子不假，但是清尘对他却好像毫不设防，可是沐家军和秦阶那可是水火不容啊。俩人说话随意而且亲昵，就连神情都有说不出的暧昧，难道沐清尘有断袖的偏好？

“清尘，待会儿单独谈谈好吗？我还有点事想跟你说。”男子低声请求。

清尘想了想，没有回答。

“不耽误你的时间，只是一个提议，你考虑一下。如果真耽误了时间，我亲自送你进百洲城，他们总不敢拦我的……”

清尘狡黠地反问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我秦骏说话，一言九鼎。”男子拍拍胸脯，随即笑着说：“尤其不敢诳你。”

“说。”

男子为难地看了刺竹一眼，“借一步说话。”

“就是你烦人！”话是这么说，还是起身走向屋外。两人在院落里低声说着什么，忽然清尘变脸了，断然大喊：“不行！”

“怎么就不行了？”男子虽然提高了声音，语气却仍旧很软。

清尘回头瞥了屋里的刺竹一眼，“我爹不会答应，沐家军谁都不会答应。”

“只要你答应，不就什么都结了。”男子还在争取。

“我不会答应的！”清尘愤怒地说，“什么狗屁提议！你再这样，我就不理你了。”

这话听上去好似一个任性的女孩在无理取闹，传到刺竹的耳朵里，周身都觉得怪异。再抬起头时，清尘已经沉着脸进来了，冲刺竹说：“吃完了没？走了。”

刺竹好不容易追上清尘，张口就问：“你是故意发脾气，好借故走掉的吧？”刺竹正自以为聪明地笑着，却看见清尘一脸铁青地瞪着自己，不由得愣了一下，“猜错了？”

清尘乜了他一眼，不屑开口。

刺竹想了想，沉声说：“秦阶有四个儿子，分别以龙、虎、豹、骏命名，秦龙惯用长刀，喜抢头阵，又名飞天龙；秦虎惯用大锤，所以又叫敲山虎；秦豹喜欢在夜里出动，诡诈多疑，所以绰号夜行豹。刚才这个该是秦阶最小的四儿子，号称探花郎的秦骏吧？人都说他饱读诗书，是四兄弟里面最有才华的，他的丹青笔力比功夫更出名，尤其擅长画莲，传言他笔下可生花，所以叫探花郎。”

清尘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“行啊，知道得挺多的。”

“我只知道秦豹爱好收集美貌男子，没想到历无不良名声的秦骏也跟他那个三哥有相似喜好，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啊。”

清尘默默地看了刺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“你似乎对他不反感？”刺竹的笑容背后，话语渐渐犀利，“沐少主与他的暧昧，是假戏还是真情呢？”

“他从来没有为难过我，更没有伤害过我。”清尘淡然地说，“就像你们以礼相待我爹，所以我特意护送你一程。”

真是会说话。刺竹在心里冷笑，“原来你跟秦阶及其四子，都有如此不一般

的交情……”

清尘转过头来，声音渐冷，“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沐清尘，你不要做戏了。”刺竹不客气地戳穿他，“在我面前表现得跟秦阶一团和气，是为了打消我们劝降的念头吧？可惜，破绽太多……”

清尘皱着眉头听完，忽然大笑起来，好半天才止住笑，“说你蠢吧，你还非要装聪明。说你聪明吧，你那些想法又太自以为是……”

刺竹终于憋不住叫起来：“我又说错了？”

“大错特错。”清尘正色道，“我跟秦骏的关系好，并不代表我跟秦阶以及他另外三个儿子关系好。你并不了解秦骏，他是秦家一个特例，他跟他们家所有的人都不一样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喜欢他，还是因为他对你的好而感动？”刺竹悠然一笑，尖锐地说：“原来你也喜欢男人……”

清尘脸色微变，却没有发作，顿了顿，低声问：“连你也觉得他对我很好吗？”

“只有瞎子才会看不见，但是瞎子还能听得见呢。”

听完这话，清尘缓缓地垂下眼帘，忽然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刺竹心里忽地一动，从清尘的叹息里他似乎听出了一些歉疚的味道，隐隐之中，刺竹觉出有些不对。隋先生的话肯定是可信的，沐广驰从不与秦阶一桌吃饭，他们之间虽然不是仇人，却彼此非常不待见。原本刺竹就想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劝降沐广驰。可是，这次眼见清尘和秦骏的亲密，刺竹的想法开始动摇了。他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里到底有什么蹊跷？而此刻清尘的一声叹息，让刺竹更生疑惑，为什么会有歉疚？

清尘到底是因为秦骏对他好才不忍心，还是做了什么，自觉对不起秦骏？

难道沐清尘跟秦骏之间，确有暧昧？！

刺竹的脑袋快想爆了，还是没能想出个道道来，他正寻思着要怎样才能不露痕迹地问出点什么来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“清尘，秦骏叫你出去说什么，是不是要收编沐家军？”

话一出口，便看见清尘瞪大了眼睛看过来，眼神中带着意外。

刺竹一脸茫然，不知道自己的话里有什么不妥。恍然间，他悟出这个问题似乎不该问，因为自己没有资格问。

但是，清尘愕然的表情却不是因为他问题，而是……

清尘皱了皱眉，低声说：“你叫我清尘？”

刺竹如梦初醒，呵呵一笑，“我不是听秦骏叫得那么顺口，顺口就喊了出来。”

清尘嘴角一挑，淡淡地说：“我们似乎还没到这么熟识的程度。”

“那秦骏还是秦阶的儿子呢，他们跟沐家军又不甚和睦，我好歹不是你的仇人，大家混了几天也差不多了……”刺竹腆着脸笑着说，“叫你清尘，也不是叫不得的，是不是？”

清尘乜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“你怎么跟秦骏关系那么好呢？”刺竹见他不反感，趁热打铁地问。

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清尘冷冷地说，脸一下拉得好长。

变脸了！刺竹赶紧转个话题，“你起先那么生气地拒绝，是不是他叫你带领沐家军投靠秦阶帐下？”

清尘眼底精光一闪，随即嘴唇微微一翘，淡淡地笑起来，“你不傻啊。”

“呵呵……呵呵……”刺竹只能干笑。

马儿缓缓地走在林荫道上，刺竹见清尘四下打量的悠闲模样，不禁有些着急。百洲城已经不远了，为何不快马加鞭呢？秦阶一路阻拦，又怎么能让他轻易进入百洲城？难不成百洲城守城门的又是一个秦骏？刺竹转念一想，沐清尘做什么都自有道理，自己还是省省，别咸吃萝卜淡操心。于是也放了缰绳，任马儿晃晃悠悠地走着，自己闲适地伸伸胳膊、扩扩胸，自得其乐。

岔道口清尘拐了弯，刺竹忍不住喊道：“走错路了！”

清尘根本不予理会，自顾自地走着。

刺竹赶上去一把扯住他缰绳，“进城往那边走。”

“今天进不了城的。明天我带你进城。”

看不懂啊，刺竹的脑袋又一次短路了，“那现在去哪儿？”

清尘盯着他的眼睛，沉声道：“归真寺。”

听了这个答案，刺竹更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。这是他想去的地方，但他只想瞒着清尘去，为的是调查清尘的秘密。可是，面对清尘的坦然，还有他轻易得到的机会，让他觉得这里面玄机重重。

难道清尘看出了他的想法？难道清尘是故意的？不，不应该。

上了昭山，日头已经西斜。

才进山门，便有僧人近前招呼，神色之间甚是熟络。清尘下马，一路穿过操场直入大殿。

大殿之中，身披红色袈裟的僧人背门而立，站在佛前手捻佛珠低声诵经，从后面看个头不高，背影非常厚实。

“师父！”清尘低声喊道。

僧人回过头来，笑着说：“回来了？”

僧人五十开外的年纪，宽额大脸，一双虎眼矍铄，面相却非常和善，举手投足之间，舒缓而利落。

这僧人定然武功了得。刺竹赶紧拱手行礼，“见过师父。”

“这位是？”僧人看清尘一眼。

“他是安王帐下的将军赵刺竹，奉圣上旨意前来给淮王贺寿。”清尘低声说，“秦阶得到消息，不让我带他进城，所以要在寺里借宿一晚。”

僧人点点头，叫来沙弥吩咐了一番。清尘跟着沙弥出去，刺竹落在后面，忽而转过头来，恭声道：“敢问师父，您是净空大师吗？”

站立诵经的僧人回过身来，悠然一笑，“净空大师不见生人。”

很聪慧的师父，我一张口就知道所求。

刺竹顿了顿，轻声说：“末将受安王之托，有一事要面见净空大师密谈。”说罢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，“请您转交净空大师，如果他还是决定不见我，那就算了。”

僧人缓缓地接过信，沉声道：“吃过晚饭我会给你答复。”

“多谢师父。”刺竹鞠躬行礼，“能否请问师父法号？”

“小僧是归真寺惩戒院管事，法号了因，净空大师是我的师父。”

刺竹又问：“请问现在归真寺住持是哪位高僧？”

“是我师兄了源。你既是安王派来的，我便带你去见他吧。”

夜色清凉如水，刺竹枕着双手躺在理斋园长廊的长凳上，望着天空中的圆月不禁有些怅然。这一趟前来，远没有他想的有收获。到目前为止，得到的答案跟他想要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，一个又一个的失望，让他明白不虚此行的可能性已经降到了最低。

刺竹黯然地闭上眼睛，耳边传来一阵清幽的乐声。曲调柔缓，带着无法言状的幽怨，沉浸在月色中，就好像水下摇荡的丝草，撩动着他的心扉，却无法触摸。

他一个激灵坐起身来，细细一听，不是笛子，也不是箫，这是什么乐器？想着不由自主地提起步子，循着声音找去。

银色的月光下，远处大殿金黄色的琉璃瓦依稀可辨。后院近山腰，四下都是屋子，住着的一般是寄住居士和杂工，这个时候农忙，屋子空出来许多。白天都是出奇地安静，到了夜里就如同空寂。

屋舍之上，清尘两手捏着树叶对着月亮，吹得入神。

一阵细碎的响声传来，清尘停止了吹奏，缓缓地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见过净空大师了？”

刺竹静静地在旁边坐下，低声说：“一无所获。”

“归真寺不理世事，你不该让他为难，他都那么大年纪了。”

刺竹动了动嘴唇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抬头望着月亮出神。

清尘猜对了，但是没有猜全，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归真寺出面跟淮王斡旋，目的之二是希望净空大师利用自己的影响，劝说沐广驰归降。其实，他还有一个目的，想通过净空大师打探到清尘的事情，去证实安王的猜想。最后这个目的，清尘是猜不到的，也是让刺竹最感失望的。归真寺是最后一个机会，这里都找不到痕迹，那安王的猜想就再也没有可能存在了。

“想开些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尽力就好。”

刺竹吃了一惊，他是在开导自己吗？冷酷的沐清尘嘴里说出这么安慰的话，难道是自己听错了？刺竹呵呵一笑，敛去失落，头枕着手臂躺了下来，轻声说：“没什么想不开的，不是还有明天吗？”

“你呀！”清尘感叹一声，“没什么优点，就是能傻乐……”

清尘话语里有些淡淡的嗔怪，落入刺竹耳中，竟然从心底带起丝丝的轻柔，他定定地看着清尘的侧脸，有些恍惚。

“我说过的，会把你平安地带到淮王跟前。至于见了你，你能不能达到目的，我就不管了。”清尘沉声道，“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“我的事不用你操心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明天怎么进百洲城吧。”

清尘忽然轻轻一笑，得意地说：“你明天安安心心睡个懒觉，到时间我自会

去叫你，然后，自然有人带我们进城。”

好大的口气，看来是胸有成竹。

刺竹淡淡地问：“谁呀？”

清尘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淮王妃和依琳郡主。”

刺竹倏地坐了起来，骤然失声，“你说谁？！”

“淮王妃和依琳郡主。”清尘眼里一抹光芒划过，然后看着刺竹静静地笑了，“不杀、不闯，也不托人情，让她们十二分乐意地带着我们，堂堂正正地进入百洲城。”

归真寺里假戏作真唱
百洲城下狐假借虎威

第三十章

人常说，三十岁前睡不醒，三十岁后睡不着。

这个晚上，向来沾床就睡着的刺竹失眠了。不为别的，就为沐清尘。

明天的事情会怎样按照清尘的设想去发展，刺竹没有心思深入地想。他的脑海里，始终盘桓着清尘在屋顶上说的话，“归真寺不理世事，你也不该让他为难，他都那么大年纪了……想开些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，尽力就好……”

这些话，令他有种错觉，清尘表面上看似冷酷决然，其实心里是个细腻体贴的人。

“你呀，没什么优点，就是能傻乐……”清尘说这话时，他正好看着他的侧脸，在月光的映照下，秀美的轮廓带着梦幻般的清丽。而清尘的语气，感觉像个娇俏温柔的女孩。

一瞬间的怦然心动，随后是长久的恍惚和迷茫。

似女非男……

清尘的长相、神情、性情和行事做派，让刺竹拼命想看清却无法看透。沐清尘有一张倾城的脸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也没有不端言行，可刺竹感觉就是那么怪异。他的一本正经和常年挂在脸上的冷酷，掩盖着心底的鬼灵精怪，跟他的深藏

不露如影随形的是他的智慧和神秘。他身上有太多谜，可是这些谜却又像烟雾，看得见，摸不着，刺竹就像掉进了迷魂阵，完全理不清头绪。

这一刻，刺竹再次想起了肃淳，无怪乎肃淳脸红啊，刺竹当时若不是躺在屋顶上，面对清尘的一声娇嗔，定然也会手足无措。若非知道清尘是个男的，他也会情不自禁……

刺竹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一个男人怎么长成了这样？他心底的狐疑再次冒了出来，沐清尘，真的是个男的吗？

日上三竿，响起了清尘的拍门声，“赵刺竹！”

刺竹翻身起来，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拉开了门。

“准备走了。”清尘转身欲走，忽地回头说道：“你居然睡得着？！”

“睡不着呢，一直想心事，快熬到天亮才闭上眼睛，所以就成了这副模样。”刺竹打着呵欠，“我好奇你怎么让淮王妃带我们进城呢。”

清尘静静地听完，忽然瞥了刺竹一眼，嘴角划过一丝玩味而叵测的笑意，转身从容而去。

清尘的神情有些不屑，可是眼尾中却透露出淡淡戏谑，带着说不尽然的风情，顷刻间，刺竹感到脸上的温度升高，惶然间他意识到自己也避免不了肃淳的命运，居然红了脸。好在清尘已经转身，没有看见他的张皇。

“你把我叫起来，不赶紧动身，却安心坐在房间里喝茶。”刺竹看着一言不发的清尘，“现在已经快巳时末了，难不成还有个秦骏做好了午饭等我们进城去吃？”

“嗯。”清尘端着茶杯，有口无心地点着头。

刺竹被他弄糊涂了，忍不住问：“你到底是敷衍我呢，还是确实有人备饭等着我们？”

清尘慢悠悠地说：“你猜对了。”

刺竹还是没搞懂什么意思，还想开口问，清尘低低地打断了他，“少安毋躁。”

远处似乎有脚步声传来，刺竹一愣，看向清尘。

清尘喝了一口茶，低声说：“你想要的，今天我就都能给你，但是我想要的，你也必须都给我……这其中就包括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。”

刺竹刚要张口，清尘手一抬，决然地说：“不议价。”

这时，门外传来了一个女人轻轻的问话声，“请问沐小将军在吗？”

清尘傲然地冲刺竹扬扬下巴，刺竹无奈，只得起身开门。

只见一行四人站在门前，全是女的。

请门的丫头身后是个雍容华贵，嘴角挂着公式化微笑的妇人，椭圆的脸，杏仁眼，眉宇间满是傲慢，她头上只有一支红雀朝阳的步摇和两根金簪，却精美异常。一袭黄色的云锦牡丹长裙，衣领边缘缀满了珍珠，腰带上镶着翡翠，这身打扮虽不张扬，却是贵气逼人。

刺竹迟疑了一下，赶紧跪下，恭声道：“王妃娘娘吉祥。”

淮王妃悠然一笑，轻声道：“平身。”

这时清尘迎了出来，淮王妃赞许说：“沐将军真是调教有方，可比秦阶那厮的手下懂礼貌多了。”

清尘轻轻地笑了一下。

淮王妃转向身后，招呼道：“依琳，难得清尘过来，你们多聊会儿。”

刺竹这才看见，淮王妃的身后，很是恭谨地站着一个面容清秀穿着粉红色长裙的女孩。她长得跟淮王很像，圆圆乎乎的很憨实的样子，眼睛却像极了王妃，有些清澈的神采。

依琳缓缓地走上前，微微躬身，低低地喊了一声：“小将军好。”

清尘淡淡地看着她。依琳似乎感觉到了他的注视，头更低了。淮王妃看了依琳一眼，脸上有几分不悦，似乎在埋怨她不争气，“平时都还出众，怎么这回又开始羞答答的了？”

清尘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依琳，似乎在等着她抬头。淮王妃终于忍不住了，伸出手扯了一下依琳的袖子。依琳飞快地看了清尘一眼，马上又低下头去，脸已经红得跟关公似的。

淮王妃的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，脸色有些不好。

清尘依旧盯着依琳，见依琳还是不肯抬头，便轻声问：“你怕我做什么？你是郡主，还是我是啊？”

依琳一顿，愕然地抬起头来看清尘一眼，杏仁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腮帮子微微地鼓起来，显得整张脸更加圆了。

清尘忍不住扑哧一笑，戏谑道：“难道我是鬼啊？”

依琳瘪瘪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拖长了声音，“不是呢。”

清尘轻轻地笑了两声，柔声道：“我都快半年没见到你了，今天是你的生辰，我若说我是特意赶来的，你信吗？”

骗鬼呢！刺竹在旁边听着，忍不住在心里念叨嘀咕。

依琳眨了眨眼睛，低声说：“那你怎么没有进城去……”

“我进不去，”清尘沉声道，“秦阶不让我进城，他追杀我一路了。”

依琳抿着嘴似信非信，刺竹却看见淮王妃的脸色已经变了。他不由得暗忖，沐清尘算计得可真是厉害，淮王妃似乎有心撮合自己的女儿和清尘，秦阶却从中阻挠，如此一说不激怒淮王妃才怪呢。

淮王妃又怎会想到，沐清尘护送自己是真，给依琳过生日是假。

王妃毕竟是王妃，还是沉得住气的，她淡然地说：“我带你进城。”

清尘顿了顿，似乎在考虑什么，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依琳。过了许久，好像下了决心一般，“本来我想不跟他较真，在寺里见见依琳就走。但是有些事，可能还真要如实跟淮王禀告才行。”

“你在寺里是专门等我的？”依琳惊讶地低呼一声。

清尘笑起来，“你还是不信？”

“我知道你每年生辰时必定会来归真寺上香。”清尘轻轻地笑着，柔声道：“你每年生辰都是在归真寺见的我，仔细想想……”

依琳的眼珠子转了几转，渐渐地面上泛红，“是呀，你每年都是特意来的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清尘悠然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依琳有些不高兴，低声嗔怪：“以前你怎么不说……”

“是你不信啊！”清尘微笑着看着依琳，言语中满含娇怜，“我现在也不想说的，你今天才满十五，还小呢。”

眼见得依琳羞得满脸绯红，淮王妃却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。刺竹不禁满腹狐疑，他先前就知道沐清尘不是特意来见依琳的，可看依琳的神情，似乎每年生辰都能在归真寺见到清尘，这话所言非虚，如此有心，似乎是能证明什么？此刻，刺竹之前的看法有些动摇了，他开始相信沐清尘对依琳还是有情愫的。

陡然之间，刺竹又想起一件事来，沐清尘不是亲口承认他喜欢初尘公主吗？

完蛋了！脑袋里又是一团糨糊，刺竹烦躁地甩了甩脑袋。转眼一看人都走了，赶紧跟了出来。这可好，大家有心把清尘和依琳落在后面，刺竹虽然觉得有

些尴尬，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跟着。虽然保持了一段距离，但两人的对话还是不可避免地飘进了刺竹的耳朵。

“你真是来给我过生日的？”依琳的声音里喜悦中仍然带着怀疑。

“你还是不信啊？”清尘的凛然似乎只对男人，他对待依琳的态度特别不同。这异常的柔和让刺竹无法怀疑清尘的动机，所以刺竹总是会产生一种错觉，那就是清尘对依琳的感情似乎真的不简单。

依琳斜着脑袋，轻声问：“那……我的礼物呢？”

清尘嘻嘻一笑，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。

依琳接过来，还没有打开纸包，只捏了捏，忽然笑着说：“还是这个？你怎么老是送同样的东西？”

“你收到的礼物那么多，哪样是哪个送的，你都记得吗？”清尘悠然一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可是你却记得我送的礼物，因为我每年送的，都是同一样东西呀。”

“这样你就记住我了，因为我是与众不同的。”清尘缓慢而清晰地说，“我送你礼物，不是以你喜欢为目的，而是以你记住我为目的。”

依琳默默地停下脚步，看着清尘低声道：“我记住你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你的礼物我都喜欢。”

“那样最好。”清尘与依琳相对片刻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清尘竟然又冷漠起来，刺竹在后头看得真切，也看得一头雾水。难道清尘不想要依琳的回应吗？依琳这番表白，其实已经证明了清尘在她心目中的地位，可是原本深情款款的清尘听到这些话，却骤然间像换了个人似的，这是为何？！

回城的路上，刺竹和清尘跟在淮王妃的马车后面并排而行。不时地看见淮王妃撩起车帘探头来看，偶尔还有依琳郡主的脸，在王妃身后一闪一闪地出现。

“你知道今天是依琳郡主生辰？”话一出口，刺竹有些后悔，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，他赶紧补上一句，“你真是特意来给她过生日的？”

清尘瞥了他一眼，闷声道：“你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？！”

“你自己说，你是特意来给她过生日的。”刺竹嘟囔道。

“她的生辰不难记，跟淮王的生辰就差了三天。我们每年来给淮王贺寿的时候，都会提前几天来，在归真寺里住上几日，每年都能见到她。反正都碰见了，让她图个高兴，也就说是特意来给她过生日的喽。”清尘淡淡地说。